

泰國說書人作家雅可重寫之《三國演義》¹

鄭佩佩²

摘要

中國諸多文學作品中，在泰國影響最深遠的便是羅貫中的歷史小說《三國演義》。該書於曼谷王朝拉瑪一世時期由國王親自下令翻譯，並起名為《三國》(สามก๊ก)。十九世紀中葉印刷術由美國傳教士傳入泰國後，《三國》就得以在民間流傳，且影響力經久不衰。

《三國演義》在泰國的熱潮至今未退，被無數次解讀與重寫。其中一次極為成功的重寫便是泰國著名作家雅可於 1937 年至 1952 年之間陸續推出的三國人物系列獨立傳——《說書人版三國》(สามก๊กฉบับวีณา)。該系列作品採用雅可獨特的敘述方式，讓泰國讀者得以更加順暢地吸收《三國演義》的複雜內容，因此，問世後便大獲成功，也開創了此類作品的先河。

¹ 本論文重寫自筆者於 2017 年 6 月 3 日發表於第 21 屆口筆譯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之論文〈是寫、是編還是譯？——論泰國作家雅可之《三國演義》〉，其中，部分內容截取自筆者之 2019 年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博士論文《說書人譯者：論泰國作家雅可重寫之〈三國演義〉和〈金瓶梅〉》。

² Pratuangporn Wiratpokee, Ph.D. 泰國皇太后大學 (Mae Fah Luang University) 專任講師，電郵：pratuangporn.wir@mfu.ac.th

本文試圖從雅可的說書人身份、引人入勝的標題、從失焦到聚焦、多元化的敘事風格以及對《三國》和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的引用五種面相，對《說書人版三國》的特性進行概括性的介紹。

關鍵詞：《三國演義》、文學翻譯、雅可、《說書人版三國》

零、緒論

中國諸多文學作品中，在泰國影響最深遠的便是羅貫中的歷史小說《三國演義》。該書於曼谷王朝拉瑪一世時期（1782—1809 年在位）由國王親自下令翻譯，由看管華人事務、宮廷詩人昭披耶帕康（宏）主持翻譯，並採用「三國」的福建話音把譯作命名為 *Samkok*³ (ประพิณ, 2509: น. 20)。由於當時泰國並沒有精通中泰文的人才，故翻譯工程須由中泰雙方人員聯手翻譯，先由精通中文的華人把書中的內容用泰語口譯出來，讓泰人記下譯文，再由泰文造詣佳的人士對譯文進行文字加工，使譯文成為通順之泰文 (ดำรงราชานุภาพ, 2471: น. 29 - 30)。《三國演義》泰譯本大功告成後，獲得上層社會人的熱烈歡迎 (น. 33 - 34)。

³ 以下均稱之為《三國》。



十九世紀中葉印刷術透過美國傳教士的引進傳入泰國後，1865 年，首版《三國》由美國傳教士布萊德利 (Dan Beach Bradley) 的印刷廠出版 (ฉเนศ, 2547: น. 98)，受到上層階級即普通百姓的熱烈歡迎。後來拉瑪五世國王主張教育改革，讓泰國平民得以受教育，有助於擴大《三國》的讀者群。《三國演義》在泰國的熱潮至今未退，被無數次解讀與重寫。其中一次極為成功的重寫，便是當紅作家雅可的版本。有「泰國文壇雄鷹」之稱的雅可善於講故事，曾經把巴潘鵬王子《緬甸史》中的八行文字擴展為長達 150 萬字歷史小說——《十面威風》。他在 1937 年至 1952 年之間陸續推出《三國演義》大小人物的獨立傳，並將這一系列作品合稱為《說書人版三國》(สามก๊กฉบับวณิพก)。在這部作品中，雅可以華人評書藝人的身份，運用更通俗的敘述，讓泰國讀者得以更加容易地吸收《三國演義》的複雜內容。或許正因為如此，此作問世後便大獲成功，也開創了此類作品的先河 (ยศไกร, 2557: น. 22)。

筆者之研究方向是文學翻譯，乍一看並與《說書人版三國》這部巨著並無太大關係，以此書為研究課題的，似乎專屬於泰語文學專業之研究者。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翻譯學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發展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已經步入所謂「後翻譯時期」(Post-translation Studies)。

後翻譯研究所主張的，是將翻譯從雅可布森的三分法——語內翻譯 (intralingual translation)、語際翻譯 (interlingual translation) 以及符際翻譯 (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 中獨立出來 (Nergaard & Arduini, 2011: p.12)，將其他處在翻譯研究的邊緣地帶，那些不被稱為翻譯，而是重寫 (rewriting)、改編 (adaptation) 或衍譯 (furtherings) 的文本當做研究對象，因為那些文本，相較於我們所熟悉的傳統意義上的翻譯，或許更能讓我們更加了解翻譯的性質 (Gentzler, 2017: p. 2)。一部文學作品在從原來的環境旅行到另一種環境，無論這種旅行是時間上的旅行（譬如某一部作品在古代和現當代的不同解讀，或各種版本），抑或是地域上的旅行（譬如將中國文學翻譯成泰文），其目的受眾，往往是透過各種重寫文本 (rewriting) 而接受該作品，而非其原作本身。這些重寫文本往往和原作略有出入，甚至是對原作嶄新的詮釋或敘述。於是研究文學之「翻譯」⁴，即文學從另一地旅行到另一地的過程時，若僅研究原譯文完全可以放在一塊並逐句對比，其真正的接受史將會是缺乏全面的認知。

⁴ 值得一提的是，英文 to translate 的拉丁詞文詞源 transferre，亦是移過來、帶過來 (to carry across) 的意思。



如上所述，《三國演義》在泰國的影響是偉大且經久不衰的。其自兩百多年前至今，在很多歷史階段都對泰國社會起著不可小覷的作用。在歷史的演變中，出現過無數個《三國演義》的泰文版本，無論是十八世紀末昭披耶怕康（宏）的《三國》、二十世紀末常懷的《新譯三國》(สามก๊กฉบับแปลใหม่) 那樣的文學作品，還是二十一世紀初，2019 年五月剛開演的，以赤壁之戰為改編對象的朱拉隆功大學建築幽默學舞台劇，《三國演義》一直是眾人解讀之對象。本論文的中心文本《說書人版三國》，更是其中最具有影響力的版本之一。

壹、《三國演義》在泰國：引進及影響

中國歷史演義小說《三國演義》於曼谷王朝拉瑪一世時期由國王親自下令翻譯，取名《三國》。拉瑪一世時期是泰國在多年的戰亂之後，社會開始逐步走向穩定的時期，由於大城王朝末期泰緬最後一次戰爭讓國家的力量衰退，文學作品也因為那次慘敗在火光中灰飛煙滅。當社會開始走向平定之後，拉瑪一世便開始他的文藝復興工程，其中國家文學的恢復與補足也算重要的一環 (คึกฤทธิ์, 2532: น. 5 - 6)。就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國王命令翻譯兩部明清歷史小說——《西漢通俗演義》和《三國演義》。前者由通

音王子 (สมเด็จพระเจ้าหลานเธอ เจ้าฟ้าทองอิน กรมพระราชวังบวรสถานพิมุข) 負責，後者則由負責掌控華人事務的財政部長兼宮廷大詩人昭披耶帕康 (宏) 所主持翻譯。

《三國》的翻譯活動何時開始、何時結束，由於缺乏證據未有定論，學界只從翻譯主持昭披耶帕康 (宏) 的過世年份推斷該書應於 1805 年之前開始翻譯，而由於《三國》後半部 (第 55 章到第 87 章) 與前半部 (第 1 章到第 54 章) 的文筆明顯存在落差，亦有可能因為《三國》是在昭披耶過世之後竣工 (ดำรงราชานุภาพ, 2471: น. 30)。《三國演義》泰譯本大功告成之初，由於印刷術仍未被介紹到泰國，人民教育也仍未普及，《三國》因此僅在上層社會 (王室成員及政府官員) 透過手抄流傳，但其在社會的地位也算舉足輕重，相較於其他四部當時已被翻譯成泰文的歷史小說，包括《封神演義》、《東周列國志》、《西漢通俗演義》、《東漢通俗演義》，《三國》的受歡迎程度為最高 (น. 33)。等到圖書出版業開始在曼谷落地生根之後，該書才終於在 1865 年印刷出版，讓平民也可以欣賞到此部巨著。1914 年，拉瑪六世國王所成立的文學俱樂部評選出各類型的泰國文學經典，就在這時，《三國》被選為散文體文學類之最 (ยอดแห่งความเรียงเรื่องนิทาน)，成功



進入了泰國文學典籍 (canon) 的行列，也因為如此，它得以從翻譯文學登上國家文學的地位。

泰國人對於《三國》相當熟悉，或許是因為它的一些章節，比如桃園三結義、赤壁之戰等內容自 1902 年至今被納入泰國國文課教科書 (สุนันท์, 2528: น. 137)。然而大家比較有印象的，或許就是泰文課上學的那些。對於泰國讀者而言，《三國》並不是一部容易理解的讀物。小說中人物之多、名字之難記、全書之厚重，均為泰國讀者通篇閱讀的障礙。所幸 1937 年，名作家雅可運用他個人擅長講故事的能力將這錯綜複雜的中國歷史故事，以更加易懂的敘事把三國故事再現給讀者，讓大家得以更好地吸收其中的養分。雅可所作的此一系列作品合稱為《說書人版三國》。

《說書人版三國》問世後大受歡迎，成為不少作家效仿之對象，譬如克力·巴莫親王 (หม่อมราชวงศ์คึกฤทธิ์ ปราโมช) 於 1947—1950 年間所作的《資本家版三國》(สามก๊กฉบับนายทุน)。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席捲泰國，不少人對西方智慧的信心有所動搖，就在這時，東方智慧之風開始飄起 (ยศ ไกร, 2557: น. 29)，《三國演義》的用途從早期的戰術手冊和娛樂用途，逐漸轉型為商業管理和生活的寶典，無論是 1997 年問世的《管理專家版三國》(สามก๊กฉบับนักบริหาร) 還

是 2009 年出版的《讀三國說管理》(อ่านสามก๊ก ถกบริหาร)，銷量上均頗為客觀(น. 30 - 35)。

關於《三國演義》在泰國的影響，中泰學界多有論及，恕不在此多言。筆者所希望探討的，是號稱泰國說書人的作家雅可和他那部把《三國演義》消化得很適合泰國讀者口味的《說書人版三國》。

貳、說書人雅可：生平與作品⁵

泰國文壇第一代職業作家雅可本名沖·帕潘 (โชติ แพร่พันธุ์)，1907 年 5 月 15 日生於曼谷，其父是帕城一位落難王子，母親則是父親在曼谷避難時之傭人。由於父母的關係以怨恨收場，沖從來沒有見過父親，也從未得到應有的富貴榮華。但雖然家境並不優越，他還是得以就讀於曼谷名校特西林，並由於經常留級而結識了不少後來成為泰國文壇第一代職業作家，包括古拉·賽巴蒂 (กุลลาบ สายประดิษฐ์)、索·古拉瑪羅西 (สด กุระมะโรหิต)、布朗·納那空 (เปลื้อง ณ นคร) 等等。

沖小時候調皮難以管教，被母親送到號稱很會馴服倔強小孩的高官批耶八里罕那卡林 (พระยาบริหารนครินทร์) 看

⁵ 雅可的生平與作品的內容，主要總結自 2007 年出版之雅可短篇小說集《真愛》(รักแท้ รวมเรื่องสั้นอันเป็นที่รัก) 後方所附之雅可生平與作品介紹。



管。這位高官有一種習慣，就是讓家中小孩唸書給他聽。比較特殊的要求是，負責朗讀的孩子不能光照著書上所寫的朗讀出聲，而是在開始繼續讀之前先總結前面的內容，如果唸得不好就要被處罰。沖雖然很討厭批耶這種做法，但後來他還是承認，批耶的這一差事讓他養成了善於講故事的本領(ยาขอบ, 2553: น. 397)。

1929 年，沖開始為古拉·賽巴蒂的《紳士雙週刊》(สุภาพบุรุษรายปักษ์) 寫幽默專欄，並開始用「雅可」這一筆名。後來又是因為古拉的慫恿，首度嘗試撰寫歷史小說。當時的泰國，明清歷史小說深受讀者歡迎，各大小報紙大幅連載了質量參差不齊的泰譯文(น. 168)。古拉這次慫恿的結果，就是雅可創作生涯的第一部代表作《十面威風》(ผู้ชนะสิบทิศ)，此部以緬甸史為背景的史詩型小說，在很大的程度上受到了昭披耶帕康(宏)《三國》的影響，也給雅可帶來了數目可觀的收入，同時也讓流行一時的中國歷史小說熱潮逐漸退溫(วินัย, 2554: น. 172)。

除了《十面威風》以外，另一部讓雅可留名青史的作品便是本論文的研究對象《說書人版三國》。該系列書的問世可謂開創了一種解讀《三國演義》的寫作浪潮(ยศไกร, 2557: น. 22)，《說書人版三國》的創作時期是從 1937 年到 1952 年，雅可從《三國演義》諸多角色中挑選出十八個

大小人物，寫成該角色的獨立傳，讓《三國演義》錯綜複雜的內容變得更加容易消化 (ยาขอบ, 2553: น. 12)。

雅可雖是泰國文壇相當成功的作家，但由於他花錢如流水，所以到最後還是沒有多少積蓄，住的家也一直是用租的。另外，他的酗酒成癮也大大影響了工作和生活，自 1951 年起，這位文壇名筆健康狀況逐漸惡化。最後於 1956 年 4 月 5 日於曼谷病逝，得年 48 歲。

叁、文獻回顧及理論依據

《三國演義》在泰國影響深遠，以它為研究對象的學術論文不在少數，無論是專書、碩博士論文還是期刊論文，筆者認為比較值得參考的比如丹隆王子 (1928) 的《三國傳奇》(ตำนานหนังสือสามก๊ก)、巴萍·馬努邁威文 (ประพิณ มโนมัยวิบูลย์) 1966 年朱拉隆功大學碩士論文《〈三國〉之比較研究》(สามก๊ก : การศึกษาเปรียบเทียบ)、Malinee Dilokwanich (1983) 華盛頓大學博士論文 Sāmkok: a study of a Thai adaptation of a Chinese novel、吳瓊 2002 年學術論文〈《三國演義》在泰國〉等等。而雅可的《說書人版三國》作為重寫三國故事的始祖，在討論《三國演義》的研究當中，無論是中文論文還是泰文論文，都經常會出現它的身影。而直接以《說書人版三國》為討論對象的研



究，依筆者手中所掌握的資料，則共有三篇，包括 1977 年彭攀·拉瓦那能 (ผ่องพรรณ ลวนานนท์) 的圖書館學碩士論文《雅可 (沖·帕潘) 之生平與重要 作品評價》 (ชีวประวัติ และการประเมินคุณค่าผลงานวรรณกรรมเรื่องสำคัญของ“ยาขอบ” (โชติ แพร่พันธุ์))、1985 年蘇南·潘鵬 (สุนันท์ พวงพุ่ม) 的泰語言文學碩士論文《〈三國演義〉泰文各版本之研究》 (การศึกษาสารของผู้ประพันธ์สามก๊กฉบับต่างๆ ในภาษาไทย) 以及筆者 2019 年翻譯學博士論文——《說書人譯者：論泰國作家雅可重寫之〈三國演義〉和〈金瓶梅〉》。

在其 1977 年碩論中，彭攀·拉瓦那能搜集並分析了雅可所有的作品，包括《說書人版三國》在內。作者透過採訪雅可的親朋好友詳細地介紹了這位作家的生平，且對他所有的作品，特別是短篇小說做出了評價。《說書人版三國》在這裡雖然不是研究的重點，文中僅總結了系列書中十八個故事的梗概。但由於該項研究可謂對雅可的生平和作品進行了比較全面的介紹與分析，是研究雅可不該錯過的文獻。

相對於彭攀·拉瓦那能的簡短介紹，蘇南·潘鵬 (1985) 的泰語言文學碩論《〈三國演義〉泰文各版本之研究》則對雅可《說書人版三國》做出相當透徹的分析。蘇南從泰國諸多《三國演義》版本當中挑選出十個較具討論價值的

作品進行分析描述，並將泰國《三國演義》相關作品分為三大類，包括《三國演義》兩個泰文全譯本，昭披耶帕康（宏）的《三國》和常懷的新譯本、改編自昭披耶譯本的若干篇劇本以及重寫三國故事的作品如雅可的《說書人版三國》、克力·巴莫的《資本家版三國》等。蘇南對泰國不同形式《三國演義》文本的分析，為後人提供了獨到的見解，值得推薦給所有研究泰版《三國演義》的人士。

筆者 2019 年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博士論文《說書人譯者：論泰國作家雅可重寫之〈三國演義〉和〈金瓶梅〉》則從雅可的說書人身份出發，探討其如何從泰國古典詩詞引用、教育功能和娛樂功能三種面向，重寫羅貫中之《三國演義》，並運用翻譯學家勒菲弗爾 (André Lefevere) 的重寫理論，以描述雅可重寫中國兩部古典文學時對其所造成影響的約束。

肆、《說書人版三國》

雅可雖沒有中國血統，也不懂中文，但他對《三國演義》深感興趣，也相當崇拜主持《三國演義》泰譯的昭披耶帕康（宏），聲稱昭披耶在《三國》的文筆「長久如雲」(ยาขอบ, 2553: น. 551)，以至於在《說書人版三國》劉備故事〈以德服人之劉備〉(เล่าปี่ ผู้พนมมือให้แก่ชนทุกชั้น) 的



序中表示，希望以劉備的故事來「祭拜泰文版《三國》之父昭披耶帕康（宏），謹以此表示感恩」（น. 551）。

雅可雖認為《三國》是一部「味道極佳」的作品，但它還是相當地難懂，讀者倘若耐性不足，就有可能體會不到《三國》真正的味道，看的時候一旦不留神，就會因人物之間關係複雜而摸不著頭腦。故此，雅可立志撰寫一部書，方便泰國讀者容易理解《三國演義》之奧妙（น. 12），並從 1937 年開始，陸續推出《三國演義》主次要人物的單獨故事，而第一個被雅可選擇撰寫的三國角色，便是忠義的化身關雲長，該故事標題為〈忠義之神關羽〉(กวนอู เทพเจ้าแห่งความกล้าซื่อ)。

雅可版《三國演義》，主要取材自昭披耶帕康（宏）版《三國》以及當時唯一一部英文全譯本，英國人泰勒 (C. H. Brewitt-Taylor) 的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由於《三國》的內容刪減較多，雅可並以當時唯一的英文全譯本，英國人泰勒 (C. H. Brewitt-Taylor) 的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拿來作參考，以便更加完整地了解《三國演義》。遇到《三國》沒有的內容，雅可會將泰勒版英譯本的內容予以補充。遇到兩者互相衝突時，就會詢問專家學者，以求得到最貼切的答案。

《三國演義》所描寫的是東漢末年至西晉初年接近百年的歷史，主要講述蜀、魏、吳三國之間的戰爭，展現各國武士和軍師的鬥武與鬥智。根據泰國著名漢學家林運熙 (ถาวร ลีขโกศล) 的分析，《三國演義》的故事可分為四個階段，包括第 1 回至第 33 回的故事鋪陳和曹操的崛起；第 34 回至第 50 回由赤壁之戰的大獲成功逐漸發達起來的劉備集團；第 51 回至第 115 回在諸葛亮的神威下蜀國的興與衰以及第 116 回至 120 回蜀魏吳的衰退，以及晉朝的興起 (ถาวร, 2549: น. 120 - 124)。雅可花了十幾年的時間陸續寫出他個人版本的《三國演義》，其中創作時間分為前後兩期——1937 年至 1947 年以及 1948 至 1952 年。前段時期所寫的角色均為三國故事比較重要的人物，共六人，包括關羽、諸葛亮、周瑜、董卓、劉備以及孫夫人；後五年則是《三國演義》十二個主次要人物的故事，包括典韋、曹植、楊修、禰衡、張飛、馬超、陸績、司馬德操、徐庶、呂布、曹操以及趙子龍 (ยาขอบ, 2553: ไม่มีเลขหน้า)。由於雅可健康狀況不佳，導致曹操的故事未完告終。然其所作之十八個人物獨立傳，卻已涵蓋了《三國演義》大部分的內容，即上述所提到的前三個階段，只有第四個階段被遺憾留空。《三國演義》主要人物的一生都被雅可重寫了一番，比如劉關張、諸葛亮、曹操、周瑜，就可惜少了吳王



孫權了。如果雅可可以活得更久，或許會從最後一段三國歸晉的故事選出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來敘述，但事實已經如此，只能說這是雅可版三國美中不足的一點。

那麼，雅可是如何重寫《三國演義》的呢？筆者接下來將從五種面向，包括雅可的說書人身份、引人入勝的標題、從失焦到聚焦、多元化的敘事風格以及對《三國》和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來討論《說書人版三國》之重寫特色，看看這位說書人作家，如何精彩地在泰國文壇上延續明朝歷史小說巨著《三國演義》的生命。

一、 雅可的說書人身份

《說書人版三國》的泰文標題是 *สามก๊กฉบับวณิพก*，*วณิพก* 意即：「為得到別人的賞錢而歌唱或奏樂的乞丐」（พจนานุกรมฉบับราชบัณฑิตยสถาน, 2546: น. 1053）。或許正因如此，一些討論雅可版本《三國演義》的中文論文，有的才將書名翻譯成《乞丐版三國》。但如果按照該書精彩的開場白來判定，就會發現其實雅可所指的 *วณิพก* 並非「乞丐」，而是「說書人」的意思。《說書人版三國》開場白的第一段中，雅可提到了 *นักเล่านิยาย*（說書人）這個職業，但在那長達兩頁的內容卻未出現巴利文詞 *วณิพก* 的對應普通詞 *ขอทาน*。雅可之所以選擇這個可能誤導的字眼當做書名，筆者認為是因為 *วณิพก* 一詞，無論在音色上還是

拼法上，都比說書人的對應詞 *นักเล่านิยาย* 或 *นักเล่านิทาน* 更為優美，將它當作書名，更能夠吸引讀者的注意。

《說書人版三國》開場白是這樣寫的：

ตามตำบลที่มีคนจีนอยู่กันคับคั่ง ยิ่งถ้าที่ตรง
นั้นหลังเพลิงไหม้ไปไม่กี่วัน กุลีเหิงปราบและลำดับอิฐ
ปูนที่ปรักหักพังให้เรียบลงนิดหน่อยแล้ว สถานที่เช่นนี้
เราจะได้พบวิธีหากินของคนจีนหลายอย่างต่างกัน...
แต่ในจำนวนอาชีพเบ็ดเตล็ดเหล่านี้ยังมีอีกชนิดหนึ่ง
ซึ่งมีผู้ทำน้อย เพราะต้องอาศัยซึ่งหาได้ยากในหมู่คน
จีนชั้นต่ำ คือความรู้, อาชีพที่กล่าวนี้คือการเล่านิยาย
ค่าที่คนจีนชั้นต่ำขาดการอ่านออกเขียนได้ดังกล่าว
แล้ว จึงในเวลาค่าสินว่างงาน ก็ชอบจับกลุ่มฟังเรื่อง
อันที่จริงก็ปรากฏในหนังสือของชาติเขา จากปากผู้รู้
หนังสือได้อ่านมา (ยาขอบ, 2553: น. 16)

（泰國各處華人聚居之地，存在著各種各樣的行當，比如說某地幾天前剛發生火災，現場的磚石稍微被整理過後，就會出現許多這樣的行當。在這些行當中，有一種比較少有人做，因為需具有一些知識，而這恰好是低階華人比較缺乏的，這便是說書。低階華人文化水平不高，每晚下班歸來，閒來



無事便聚在一起聽有文化的人講故事，這些故事通常源自中國的古典文學。

——筆者自譯)

上述開場白，成功地引起了讀者（無論是雅可的粉絲還是一般讀者）的注意，大家頓時被這位善於言辭的作家帶到泰國某一華人聚居地，或許是曼谷的耀華力路，或許是讀者比較熟悉的其他華人區。

ผู้เล่ามักเป็นผู้สูงอายุ อาชีพในตอนกลางวัน โดยมากตั้งโต๊ะรับจ้างเขียนจดหมายไปเมืองจีนตาม แถวตลาดเก่าและวัดเล่งเน่ยยี่ กลางคืนจึงจะออก เทียวเล่านิยาย...เครื่องใช้ในการประกอบอาชีพมี ๔ สิ่ง คือตะเกียงริบหรือ ๑ ดวง ผ้าแดงเล็ก ๆ ๑ หนึ่ง พัด ๑ เล่ม หนังสือเรื่องที่จะเล่า ๑ เรื่อง ผ้าแดงปูไว้ ตรงหน้าสำหรับเป็นที่หมายสำหรับให้คนฟังที่เกิด ศรัทธาโยนสตางค์เข้ามา หนังสือมีไว้ใช้ในตอน ที่ โหวหารในเรื่องจับใจ ก็จะได้พลิกขึ้นมาอ่านให้คนฟัง พัดตามจีวนั้น นอกจากจะโบกให้ตัวเองเย็นแล้วยัง ใช้ต่างทวนหรือแสบ้าเมื่อถึงคราวตัวเองในนิยาย จะต้องถือด้วย ผู้เล่ามีวิธีพูดตลอดจนสัมผัสเสียงสำคัญ มาก ในตอนโกรธตอนเศร้าก็ตวาดหรือโอดครวญ

เสียงอ่อนหวานสมด้วยเนื้อเรื่องที่เดียว... (ยาขอบ,
2553: น. 16)

（說書人通常是長輩，白天在老市場或龍蓮寺附近擺一張桌子，幫同胞們寫信回中國，晚間便開始到處評書……老人家所使用的器具有四種，包括一盞昏暗的油燈、一小塊紅布、一把扇子和一本書。聽眾若聽得過癮，便把賞錢扔到老人家跟前鋪著的紅布上。評書時說到扣人心弦之處，便翻開手中的書給大家讀上幾句。至於小扇子，除了扇風解熱之外，劇情需要時，還可以拿來當長槍或馬鞭揮舞。說書人的聲音很有講究，時而放聲大罵，時而如泣如訴，不管生氣還是悲傷，都甚是逼真。

——筆者自譯）

接下來，雅可更進一步給大家介紹說書人評書的方法，讀者腦海里的某一個華人聚居地，頓時出現了這樣的一位老人家。這位老人家並不會按照手中小說《三國演義》逐句講演，他是有自己的一套辦法的：

...ผู้เฒ่านี้ จะเล่าเรื่อยไปตาม
หนังสือที่หาได้ เลือกตัดตอนเอาแต่เฉพาะแต่



ที่จะยั่วให้คนฟังเพลิน จะเห็นได้ว่าตะแกมีสมองในด้านแต่งเติมเสริมต่อเป็นนักประพันธ์ และสมองในด้านจดจำนั้นเป็นนักอ่านเอาเรื่องทีวี่เศษมากทีเดียว คือไม่เล่าสามก๊กทั้งหมด หากจะเล่าเรื่องขงเบ้ง กวนอู เตียวหุย เล่าปี ฯลฯ เป็นเรื่องๆ 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ไป ให้ฟังสนุกยิ่งกว่าฟังสามก๊กทั้งหมด เมื่อเล่าเรื่องใด ก็ยกแต่ตอนที่ตัวซึ่งถูกเอ่ยชื่อเป็นตัวเอก เอามาลำดับติดต่อกันเป็นพฤติกรรมของคนคนเดียวกันตลอดไป... (ยาขอบ, 2553: น. 17)

(這位說書的老人家，絕不會按照書中內容傻傻地講演，而是會從中挑選能激起聽眾興趣的精彩片段。可以看出，老人家具備作家的頭腦，可以自如的加工故事的內容，而且記性也特別好，善於捕捉故事的精髓。說書人評書時，不會把三國故事從頭到尾講一遍，而是會專門挑選個別人物，比如諸葛亮、關羽、張飛、劉備的故事來講。這麼做反而比把所有故事完整的講一遍更精彩。故事講到誰，就把誰當做主角，向大家說述該人物的一生。

——筆者自譯)

最後一段，雅可便開始聲明他就是要效仿華人說書的方法，為讀者獻上這部作品，敬請大家走過來，聽說書人雅可講三國。

...ข้าพเจ้าก็ทำได้เพียงยี่ดรอยผู้เฒ่าชาวจีนนี้
เล่านิยาย การเล่าทำนองนี้อาจมีขาดตกบกพร่อง จึง
ขอขอมไว้ก่อนว่า ข้าพเจ้าจะได้เล่าโดยหลักฐานของ
ผู้สนใจในอักษรศาสตร์นั้นหาไม่ได้ จะเล่าเพียงใน
ฐานะนวนิพนธ์จุดตะเกียงปูผ้าแดงตามถิ่นที่กำแพงถูก
ไฟไหม้พัง ถ้าต่างว่าท่านเข้ามานั่งล้อมวงแล้วไม่สนุก
ก็เชิญท่านลุกไป ถ้าสนุกแล้วไซ้ ท่านจะลุกก็ต่อเมื่อ
ข้าพเจ้าเลิกเอง (ยาขอบ, 2553: น. 17)

（我想依照說書人的方式為各位講述三國故事。如此做法或有缺憾，所以只好先向各位聲明，我接下來要做的，並不是文學家說話那樣引經據典，而會以站在破牆跟前，點著燈、鋪著紅布的說書藝人的作風為大家講述故事。大家可以圍起來聽一聽，覺得無聊隨時都可以走開，但故事若很精彩，你自然會坐到散場才離去。

——筆者自譯）



事實證明，說書人雅可確實把三國故事講得非常精彩。自 1942 年《說書人版三國》首篇〈忠義之神關羽〉在《國家報》(ประชาชาติ) 連載，到後來雅可過世後，帕東學沙 (ผดุงศึกษา)、狗尾草 (ดอกหญ้า)、星光 (แสงดาว)、習班亞 (ศรีปัญญา) 出版社分別在 1950 年代、1980 年代、1990 年代、2000 年代以及 2010 年代出版了整套《說書人版三國》，等於每十年都有新版推出，可見民眾對此書的熱情從未退溫 (ช่วย, 2551: น. (4))。七十五年來，《說書人版三國》始終受到讀者的歡迎，足以稱得上是雅可的代表作，也是泰國眾多有關《三國演義》圖書中最精彩的一部。

二、 引人入勝的標題

除了以一種與眾不同的身份為讀者講述三國故事外，說書人雅可另一個值得稱讚的地方，便是他對《說書人版三國》每一個故事標題取名的用心。標題是篇章的眼睛，寥寥幾個詞凝聚著整個作品的精髓 (方夢之, 2007: 頁 125)。雅可厲害的一點，就是他能為《說書人版三國》每一個故事取了具有「畫龍點睛」效果的標題。《說書人版三國》共包含十八個故事，幾乎所有的標題均帶有該故事主角的名字，再加上修飾該人物的片語。⁶ 用以修飾人物名字的片語總結了該人物所具備的特點或人生遭遇，相當成

⁶ 泰文是一種中心語前置的語言，故修飾語一般都放在中心語的後面。

功地抓住了個別故事中心人物的特點，有的標題已經成為泰國人（無論有未讀過《說書人版三國》）心目中該三國人物的綽號 (ยศไกร, 2557: น. 23)，譬如 ขงเบ้ง ผู้หยั่งรู้ดินฟ้ามหาสมุทร、เล่าปี่ ผู้พนมมือให้แก่ชนทุกชั้น。這些標題當中，有不少是譯自泰勒英文全譯本的。如曹操的綽號 โจโฉ ผู้ไม่ยอมให้โลกทรยศ 譯自英文版的 “I would rather betray the world than let the world betray me”，而司馬德操的綽號 สุมาเต็กโช ผู้ชาญอาไปกลืน，則譯自英文的 water mirror (สุนันท์, 2528: น. 143)。雅可簡潔漂亮的用詞，讓泰國讀者很快就記得這些綽號。以至於後來出現的《三國演義》重寫作品，時而會效仿雅可這種「人名+修飾語」的模式，如克力·巴莫《資本家版三國》的兩個故事《永远的宰相——曹操》(โจโฉ นายกตลอคกาล)和《被人生吞的孟获》(เบ้งเฮ็ก ผู้ถูกกลืนทั้งเป็น) 等等。

《說書人版三國》各獨立傳的標題分別是：忠義之神關羽 (กวนอู เทพเจ้าแห่งความสัตย์ซื่อ)、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之孔明 (ขงเบ้ง ผู้หยั่งรู้ดินฟ้ามหาสมุทร)、朝天吐唾沫的周瑜 (จิ๋ยี่ ผู้ถ่มน้ำลายรดฟ้า)、萬人咀咒之董卓 (ตั้งโต๊ะ ผู้ถูกแช่งทั้งสิบทิศ)、孫夫人：女人・優雅少女 (ซุนฮูหยิน ผู้หญิง - สาวน้อยผู้สง่างาม)、七步成章之曹植 (โจสิด ผู้ร้ายโศลกเอาชีวิตรอด)、陸績：公非陸績乎？(ลกเจ๊ก ท่านนี้หรือชื่อลกเจ๊ก)、以德服人之



劉備 (เล่าปี่ ผู้พนมมือให้แก่ชนทุกชั้น)、常山英雄趙子龍 (จุดธูปสุภาพบุรุษจากเสียงसान)、以尸首為武器之典韋(เตียนอวย ผู้ถือศพเป็นอาวุธ)、雞肋誤身的楊修(เอียวลี้ว ผู้คอขาดเพราะขาไก่)、黃絲、幼婦 (ไหมเหลือง - เมียสาว)、裸身打鼓的禰衡 (ยีเอ็ง ผู้เปลือยกายตีกลอง)、不願為邪惡流汗之禰衡 (ผู้ไม่ยอมให้หยาดเหงื่อแก่ความทรยศ)、西涼後裔馬超 (ม้าเฉียว ทายาทแห่งเสเหลียง)、性烈天真的張飛 (เตียวหุย คนชั่วช้าที่น่ารัก)、水鏡先生司馬德操 (สุมาเต็กโช ผู้ชาญอาโปกสิณ)、超然雲中之徐庶 (ซีซี ผู้แผ่นผงาดเหนือเมฆ)、休教天下人負我之曹操 (โจโจ ผู้ไม่ยอมให้โลกทรยศ) 以及獅翎虎將呂布 (ลิโป้ อัศวินหัวสิงห์)。其中，楊修的故事分兩篇小故事——《雞肋誤身的楊修》(เอียวลี้ว ผู้คอขาดเพราะขาไก่) 和《黃絲、幼婦》(ไหมเหลือง - เมียสาว)，禰衡的故事亦同樣分兩篇篇幅較短的故事——《裸身打鼓的禰衡》(ยีเอ็ง ผู้เปลือยกายตีกลอง) 和《不願為邪惡流汗之禰衡》(ผู้ไม่ยอมให้หยาดเหงื่อแก่ความทรยศ)。於是十八個三國人物獨立傳中，共出現了二十個簡潔明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標題。

三、從失焦到聚焦

當今泰國人閱讀昭披耶帕康 (宏) 的《三國》，由於是一部已有兩百多年歷史的古書，雖用詞與當今泰文差別不大，詞彙方面不會造成太大的閱讀困難，但書中卻存在

不少另讀者讀起來比較吃力的因素，如人物對話時不使用引號、甚少使用人稱代詞、故事的敘述缺乏細節，只告訴讀者人物所說的話、所做的動作等等。另外由於《三國演義》人物眾多，且無論出場頻率多少，似乎人人都有名字，《三國》中對泰國人而言聽起來都差不多的人名，如 อุยเอี้ยน (魏延, 泰語發音: ui-ian⁷) เกียงอูย (姜維, 泰語發音: kiang-ui) ม้าเจียว (馬超, 泰語發音: ma-chiao) ม้าเท้ง (馬騰, 泰語發音: ma-theng) บั่งเฮ็ก (孟獲, 泰語發音: beng-hek) บั่งตัต (孟達, 泰語發音: beng-tat) 等等，也是讓一般讀者讀起來吃力的原因之一。請看下面《三國》的一段：

ลิโป้รู้ว่าโจโฉยกทหารมา ก็ออกไปหาโจ
โฉ โจโฉจึงว่าแก่ลิโป้ว่า แม้สำเร็จการเราครั้งนี้
แล้ว เราจะกราบทูลพระเจ้าเหี้ยนเต้ให้ตั้งท่าน
เป็นใหญ่ แล้วโจโฉพูดจาเกลี้ยกล่อมลิโป้เป็น
อันมาก ลิโป้มีความยินดีนักลุกขึ้นคำนับโจโฉ
แล้วโจโฉตั้งให้แฮหัวตุ้น อิกิม เป็นทัพหน้า ให้
เล่าปี่เป็นปีกขวา ลิโป้เป็นปีกซ้าย ตัวโจโฉเป็น
ทัพหลวงยกไปตีเมืองลำหยง

⁷ 本論文在使用拉丁字母音譯泰文專有名詞如書名、人名時，所依據的是泰國皇家學院 1999 年推出的《關於羅馬字音譯泰文詞的規定》。



(พระคลัง (หน), 2555: น. 255)

(呂布得知曹操領軍到來，便出去找曹操。曹操對呂布說，這次行動如果成功，我會稟告獻帝為您加官進爵。曹操一再地說服呂布。呂布欣喜，向曹操鞠躬。曹操便命夏侯惇、于禁為先鋒，劉備領右翼，呂布領左翼，曹操則自領中軍出征南陽。

——筆者自譯)

上述片段共出現呂布、曹操、漢獻帝、夏侯惇、于禁、劉備等六人。短短的 91 個泰文字中，竟然出現這麼多角色，確實如雅可所說的那樣，「讀者一旦走了神，就已跟不上故事的內容」(ยาขอบ, 2553: น. 12)。另外，就算呂布和曹操在第一句中已經出現，到了第二句他們的名字仍然未以代名詞所替代。此外，上段內容只在告訴讀者 who 和 what (誰跟誰說了什麼？誰對誰做了什麼？)，而沒有 how，也即沒有描寫細節，並未描述人物以何種態度做出某一個動作，也幾乎不使用形容詞和副詞，讀者未免感覺訊息量過大，影響到其閱讀的樂趣。

《三國演義》作為一部中國古典文學，其寫作手法自然和現當代小說有所不同，《三國》作為其譯本，雖說重

寫成份不在少數，然上述所提的閱讀難點，其實正是繼承《三國演義》而於譯作中出現的寫作風格。雅可是一名現代泰國作家，運用其時代盛行的，比《三國》更容易理解的敘事手法來重寫三國人物之故事，在筆者看來，可謂彌補了《三國》乃至《三國演義》美中不足的遺憾。

筆者認為，當今泰國人閱讀昭披耶帕康（宏）的《三國》，比較類似在看一張失焦照片，因為在某個自然段中，每個有名字的人物都似乎一樣重要，這反而讓故事失去了焦點。讀者不太確定應該把注意力投向何方，雖然羅貫中有意把劉備集團當做《三國演義》的主角（楊義，1995: 頁 94），但他們在故事中卻沒有佔到中心的地位。反倒是雅可這種效仿說書藝人的方法，讓每個故事都有了主角，把每個故事的主角一生經歷都從頭到尾講完，就讓失焦的照片變得更加清晰。不難想象，為何會有人勸說雅可，稱其作可留給後人參考，希望他能盡量將故事仔細撰寫(ยาขอบ, 2553: น. 41 - 42)。現在的讀者若希望更加輕鬆地掌握《三國演義》的內容，可以先從《說書人版三國》開始，給自己來個三國入門課。若希望了解諸葛亮的故事，看看〈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之孔明〉，一百多頁就可以搞定。若希望欣賞昭披耶帕康（宏）的文筆，或了解更



多的細節，再去專研《三國》，也會讓你更好地掌握其中的故事。中文水平足夠的話，不妨直接拜讀中文本。

筆者接觸《三國演義》，同樣是從《說書人版三國》開始，再回頭去讀《三國》。看完這套約一千頁的書以後，對《三國演義》整體故事已大致了解。說書人雅可所選的十八個大小角色，已大致涵蓋了整個漫長的三國歷史，確實像他個人所說的那樣，把這道不好品味的佳餚改造得更加容易消化，是他對泰國文壇的一種貢獻 (ยาขอบ, 2553: น. 12-13)。

雅可重寫《三國》，故事一般從叫賣開始，把聽眾/讀者叫來圍著說書人聽故事，或直接從主角的一生挑選出較引人入勝的事跡放在開頭處，再從頭說起故事，按照時間順序描述該人物的一生，時而亦會插入其他故事或訊息，有時會將故事逆時間講述，把更早的故事放到後面，卻仍然比較好懂 (สุนันท์, 2528: น. 149 – 153)。譬如〈朝天吐唾沫的周瑜〉開頭處把周瑜死前說出的那句：「天既生瑜，何必生亮」的泰語音譯 “เทียนก็แซยี่ ฮ่อปัดแซเหลียง”⁸ 說了三

⁸ 雅可在音譯該句所使用的是潮州話音，和昭披耶帕康（宏）版《三國》所使用的福建話音不同。這或許是因為雅可在寫下此句時，所請教的友人碰巧籍貫為潮州，所說的方言是潮州話。筆者出生於一個潮州華裔家庭，雖本人無法說一口流利潮州話，但亦可初步判斷該句子以潮州話音譯而成。透過參考廣泰書局（1996）《潮汕新字典》對上述八個字的發音，確認為潮州話無誤。

遍，隨後說書人雅可便開始叫聽眾圍起來收聽周瑜的故事。

《說書人版三國》雖然人物同樣眾多，但至少讀者會比較清楚應該把注意力投向何人。每個故事的主角就像一個圓圈的中心。說書人雅可手中拿著圓規，在紙上把圓規的針刺進去，再用另一隻腳畫圈。將中心人物相關的事情統統兜在圓圈內。讀者看完了十八個時而互相重疊的圓圈，腦海里自然會對《三國演義》這個大圓圈形成頗為深刻的印象。可見在中國古典文學重寫與傳承工作上，雅可確實做出了不可忽視的貢獻。

四、多元化的敘事風格

《說書人版三國》採用平鋪直述的文筆來敘述故事。由於《三國演義》氣氛嚴肅，說書人的語氣也跟著嚴肅。然而每當情節允許，說書人雅可亦不會錯過在其中加入自己所擅長的抒情和幽默。

《三國演義》的內容主要是政權的爭奪，書中人物清一色都是男性，女性人物少之又少，比較重要的女性人物，以筆者的看法，只有貂蟬和孫夫人。但雖然如此，雅可作為一個文筆不凡的言情小說家 (กรรณิการ์, 2522: น. 272)，仍然在書中發揮其自身特色，挑選了孫權的妹妹，陰錯陽差與劉備成婚的孫夫人來納入他的《說書人版三



國》。孫夫人的故事〈孫夫人・女人・優雅少女〉是十八部《說書人版三國》中唯一一部以女性為主角的故事。而說書人雅可在這裡的口吻，也一改往常偏嚴肅的語氣，孫夫人故事的一些片段帶有濃厚的言情小說風格。讀到〈孫夫人・女人・優雅少女〉，我們或許可以從陽氣過重的氛圍裡面稍微換換風景，脫離戰爭的悲慘畫面，和軍師們的精彩鬥智，來看看孫夫人和劉備的相親相愛。

〈孫夫人・女人・優雅少女〉故事的開頭是這樣寫的：

ใครรู้จักผู้หญิง คนโง่ที่เข้าใจว่าตนฉลาด
เท่านั้น จึงจะพูดออกมาได้ว่าตนรู้จักผู้หญิง ผู้หญิง
ในวัยสาวรักคนหนุ่มกระชุ่มกระชวยรุ่นราวคราว
เดียวกับตัวเสมอไปหรือ นั่นเป็นเรื่องที่เราจะได้เห็น
กัน (ยาขอบ, 2553: น. 493)

（誰懂得女人心？只有自以為聰明的蠢人，才會聲稱自己了解女人。一個豆蔻年華的少女真的往往會愛上與自己年齡相當、充滿活力的少年嗎？聽一聽下面的故事，你就知道了。

——筆者自譯）

說書人的這段話充滿著他個人擅長的浪漫言情文筆，也讓人不禁懷疑，上述這段是否就是他自己的心聲。因為

早在 1939 年的時候，著名作家雅可也曾經與小自己十二歲的千金小姐帕尼達·蓬西麗塔(พนิดา ภูมิศิริทัต)有過一段浪漫的愛情。雖然那次愛情最終並未開花結果，但兩人後來公佈於世的情書，卻給後人留下了不少研究雅可情感世界的材料⁹。

更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其他以陽剛男子為主角的三國故事，雅可帶有言情小說風格的抒情文字亦偶爾會出現，只是頻率相對少得多。比如〈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之孔明〉下面討論到諸葛亮性命將盡的文字：

กลับเตียงนอน แน่นขึ้นมาจากพุดไม่ออก สลบ
แต่ก็ยังไม่สิ้นใจ ดวงใจที่เต้นเบาแผ่วประดุกมิได้เต้น
ยังรอใจไว้ทำปัญหาสำคัญของบ้านเมืองอยู่... (ยา
ขอบ, 2553: น. 212)

（回到床上，胸悶到說不出話來，雖已
無知覺，卻還未斷氣。心脏微弱地跳动着，
心中还惦念着家國大事……

——筆者自譯）

至於幽默感，由於《三國演義》故事的主調一點都不幽默，《說書人版三國》的幽默例子比抒情口吻要少一

⁹ 1973 年，一部收錄了雅可和據稱名喚帕尼達·蓬西麗塔的少女的九十八封情書的著作——《雅可情書》首次出版，為那些對雅可的感情生活感興趣的讀者們，提供了相當寶貴的一手資料。



些。然而幽默內容每次出現，都相當地精彩，讓人一看就忍不住笑出聲來。

ผู้ยังรู้ दिनฟ้ามหาสมุทรจบชีวิตแล้ว แต่เรื่อง
ของเขาหาจบไม่ (แม้ฉัพภผู้เขียนจะอยากให้จบๆ
เสียแทบใจจะขาดก็ตาม) มังกรผู้ยิ่งใหญ่ตายแต่ตัว
อภินิหารของเขามีได้ตาย (ยาขอบ, 2553: น. 213)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諸葛亮雖然性命已絕，但他的故事卻未因此而告終（雖然說書人我也很希望早點把它說完）。偉大的臥龍身雖死，然其神威卻從不消失。

——筆者自譯）

上段文字出自《說書人版三國》中第二長的故事——〈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之孔明〉。上述例子出現時，諸葛亮的生命早已告終，然而關於他的事情卻仍未講完，說書人雅可以一種不耐煩卻又富含幽默的語氣說出了上述這句話。讀到這裡，筆者可能會忍不住笑出聲來，因為諸葛亮的故事確實很長，讀者們很可能也像作家雅可那樣，希望故事早些結束。

此外，在董卓的故事——〈萬人咀咒之董卓〉中，當雅可討論到王允心中痛恨董卓，以至於讓他後來用美人計破壞了董卓和呂布的關係時，出現了這麼一句話：

เราจะปล่อยให้ฮ่องฮุ้นฮุ้นน้ำตาไหลไปพลางๆ
 เช่นนั้นก่อน ตังโตะทรงอำนาจยิ่งใหญ่ นัก มีหน้ามีลิต
 ไปลูกเลี้ยงเป็นจักรกรดคู่มือด้วย ก็เป็นการยาก
 สำหรับผู้ชายที่แม้จะได้ชื่อว่าเป็นผู้กล้าหาญคนใดจะ
 ทักกลางตั้งโตะลงได้... (ยาขอบ, 2553: น. 449)

(我們暫時先讓王允在那裡流他的眼
 淚，董卓掌握大權，且還有勇猛的義子呂布
 輔助，即使是勇猛之人亦難以撼動……

——筆者自譯)

明明在這個場景中，王允應該哭得很傷心，但經過幽默說書人的這番話，故事的基調就發生了 180 度急轉彎，非常成功地讓大家開心一笑，很適合性格開朗活潑的泰國讀者。

以上便是雅可多元化敘事風格的一些有趣之例子。

五、對《三國》及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的引用

雅可以說書人身份重寫《三國》，所依據的主要文本，除了昭披耶帕康（宏）的泰譯本之外，還參考了當時唯一《三國演義》英文全譯本，英國譯者泰勒 (C. H. Brewitt-Taylor) 之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雅可在撰寫《說書人版三國》系列故事時，會先透徹閱讀兩部作品，讓每個角色的來龍去脈在其腦海中形成一個具體的



印象後，再開始著筆寫，寫的時候，若遇到細節不確定之處，便會參考《三國》和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二部 (ยาขอบ, 2553: น. 1011)。筆者認為，正因為這種重寫的過程，才讓《說書人版三國》的部分細節出現頗有意思的現象——即偶爾出現《三國》和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的直接或間接地引用。以下出自〈以德服人之劉備〉的這段描述桃園三結義的內容，便是一個相當精彩的例子。

เมื่อตกลงกันฉะนี้แล้ว วันรุ่งขึ้นเตียวหุยก็จัด
ลัมม้าขาวและวัวดำเป็นเครื่องเซ่น สรรพด้วยเมรัย
แลรูปเทียนต้องตามพิธีบูชาเทพยดาฟ้าดินแล้ว
เตียวหุยเป็นคนหน้าใหญ่ใจกว้างอยู่ ก็ให้คนออกไป
ป่าวร้องเชิญชายฉกรรจ์ตามละแวกนั้นประมาณ
สามร้อยคน มากินโต๊ะแลเป็นพยานในพิธีให้สัตย์ ณ
บ้านตน ครั้นได้เวลาแล้วก็เชิญเอาเครื่องเช่นแล
ผู้คนที่ทั้งหลายเข้าไปในสวนท้อซึ่งอยู่หลังบ้าน จุดรูป
เทียนขึ้นบวงสรวงสิ่งศักดิ์สิทธิ์แลเทพยดาแล้ว ชาย
ชาตรีสามคนซึ่งต่างแซ่ต่างเลือดก็ทรุดกายลงต่อ
หน้าเครื่องบวงสรวง และกรีดเอาเลือดของแต่ละ
คนออกปนกันเป็นเลือดเดียว เพื่อไว้ดื่มเมื่อเชิญ

เทวดาเป็นพยานแล้ว ครั้นแล้วก็อ่านคำประกาศ
สัตย์ขึ้นพร้อมกัน

“ข้าพเจ้า เล่าปี กวนอู เตียวหุย ทั้งสาม
คนนี้อยู่ต่างเมือง วันนี้ได้มาพบกัน จะตั้งสัตย์
สวดเป็นพี่น้องร่วมท้องกัน เป็นน้ำใจเดียว
ชื่อสัตย์ต่อกันสืบไปจนวันตายจะได้ช่วยทำนุบำรุง
แผ่นดินให้อยู่เย็นเป็นสุข ถ้ามีภัยอันตรายสิ่งใดแล
รบศึกเสียที ข้าพเจ้ามิได้ทิ้งกัน จะแก้กันกว่าจะ
ตายทั้งสาม แลความสัตย์นี้ข้าพเจ้าได้สาบานต่อ
หน้าเทวดาทั้งปวง จงเป็นทิพยพยาน ถ้าสืบไป
ภายหน้าข้าพเจ้าทั้งสามมิได้ชื่อตรงต่อกัน ขอให้
เทวดาสังหารผลาญชีวิตให้ประจักษ์แก่ตาโลก”

นี่คือคำสาบานซึ่งมีอิทธิอำนาจอยู่เหนือ
หัวใจของปวงชนชาวจีน – ยุควุ่นวายสมัยสามก๊ก –
ไม่น้อยกว่าครั้งศตวรรษ นี่คือคำสัตย์อันทรงศักดิ์
และทรงเดชที่สุดในประวัติคำสัตย์ของชายชาติ
เป็นคำสาบานที่ประหนึ่งนกบนฟ้าและปลาในน้ำก็
ต้องรับรู้ จึงทำให้ต้องเกิดความเกรงกลัวเกรงคนคน
เดียวเท่ากับคนสามคน เพราะเมื่อใด ‘คำสาบานใน
สวนท้อ’ ถูกนำมาเอ่ยอ้างเมื่อนั้นหมายถึงความจริง



แห่งการรวมสามเข้าเป็นหนึ่งในอันปราศจากสิ่งใดจะ
แยกได้เลย

(ยาขอบ, 2553: น. 577-579)

(三人商量好後，第二天張飛便準備了一隻白馬和一頭黑牛作為供品，還按照祭拜天地的禮儀備妥香燭和好酒。張飛是個慷慨人。他叫人出去把附近將近三百個漢子請到家裡來吃飯，當做三人結拜儀式的證人。時間到了，所有人就帶著祭品到位於後院的桃園去，點亮香燭祭拜神明。隨後，三個異姓非親的男人就在祭品跟前跪下，把各自的血取出，讓三人的血混為一體，準備祭神後一同喝下。就這樣，劉關張便同時宣佈了誓言：

“我們劉備、關羽、張飛三個異鄉人，今天有緣來相逢，希望結拜為兄弟，此後將同心協力為國家的安定做貢獻。日後在戰亂中遇到危險，我們將不會拋棄彼此，而是會互相幫助，直到三人都沒有了生命為止。今天我們在諸位神明面前宣佈此誓言，愿諸神

為我們作證。日後若我們三人對彼此不忠，就請神明奪走我們的生命。”

這便是中國人們心目中神聖之宣言。三國之亂，持續了不少於五十周歲。在這超過半個世紀的亂世中，出現了這有史以來最具尊嚴和威望的男子漢的誓言。一個連天上的飛鳥和水中的游魚都熟知的誓言。這誓言使一人變成了三人。「桃園三結義」一旦被提起，人們都會想起三合為一，同心協力到無法分割的地步的美德。

——筆者自譯)

上述這段極為通順的內容，是說書人雅可對《三國》和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天衣無縫的引用。其中中間在引號內加粗的自然段，是對昭披耶帕康（宏）《三國》以下此段的引用：

...ครั้นรุ่งขึ้นเตียวหุยจึงจัดม้าขาวกระปือดำ แลรูปเทียนสิ่งของทั้งปวง แล้วชวนกันออกมายังสวนดอกไม้ จึงจุดธูปเทียนไหว้พระแลบูชาเทพดา แล้วจึงตั้งสัตย์สาบานต่อกันว่า ข้าพเจ้าเล่าปี กวนอู เตียวหุย ทั้งสามคนนี้อยู่ต่างเมือง วันนี้ได้มาพบกัน จะตั้งสัตย์สบบลเป็นพี่น้องร่วมท้องกันเป็น



น้ำใจเดียวซื่อสัตย์ต่อกันไปจนวันตาย จะได้ช่วย
ทำนุบำรุงแผ่นดินให้อยู่เย็นเป็นสุข ถ้ามีภัย
อันตรายสิ่งใดแลรบศึกเสียที ข้าพเจ้ามิได้ทั้งกัน
จะแก้กันกว่าจะตายทั้งสาม แลความสัตย์นี้
ข้าพเจ้าได้สาบานต่อหน้าเทวดาทั้งปวงจงเป็น
ทิพย์พยาน ถ้าสืบไปภายหน้าข้าพเจ้าทั้งสาม
มิได้ซื่อตรงต่อกัน ขอให้เทวดาสังหารผลาญชีวิต
ให้ประจักษ์แก่ตาโลก จึงเรียกเล่าปี่เป็นพี่เอื้อย
กวนอูเป็นน้องกลาง เตียวหุยเป็นน้องสุด แล
ชาวบ้านซึ่งกล้าหาญนั้นมาเข้าเกลี้ยกล่อมด้วย เป็น
คนสามร้อยคน ก็กินโต๊ะเลี้ยงดูกันแล้ว จัดเครื่อง
ศัสตราวุธเป็นอันมากยังขัดสนแต่ม้า

(พระคลัง (หน), 2545: น. 8, 10, 粗體部分由筆者自加)

(……第二天，張飛就準備了白馬和黑牛，香燭以及所有物品，便一同到花園裡。點亮了香燭拜了神，就宣佈了誓言說：我們劉備、關羽、張飛三個異鄉人，今天有緣來相逢，希望結拜為兄弟，此後將同心協力為國家的安定做貢獻。日後在戰亂中遇到危險，我們將不會拋棄彼

此，而是會互相幫助，直到三人都沒有了生命為止。今天我們在諸位神明面前宣佈此誓言，愿諸神為我們作證。日後若我們三人對彼此不忠，就請神明奪走我們的生命。劉備是三人的老大，關羽為老二，張飛則是老小。周圍三百個勇士對三人感到佩服，希望跟隨他們，於是也請來一起進餐。他們準備了很多武器，只可惜無馬匹可乘。

——筆者自譯)

可以看出，劉關張三人於桃園中結下的誓言，在《說書人版三國》中，雅可是直接引用自《三國》，並將其放進引號中，另加了粗體，雖然並未標明出處，然不可否認的卻是，雅可如此舉動，頗具學術著作的寫法。正如他個人也曾在〈休叫天下人負我之曹操〉的序中表示，他這次重寫《三國》可以說是一種學術的研究 (ยาขอบ, 2553: น. 1027 - 1028)。

至于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於此段內容的出現，則是先透過翻譯，再將其嵌入故事的敘述之中。且看文中對桃園三結義的描寫：



All three being of one mind, next day they prepared the sacrifices, a black ox, a white horse and wine for libation. Beneath the smoke of the incense burning on the altar they bowed their heads and recited this oath -- “We three Liu Pei, Kuan Yu and Chang Fei, though of different families, swear brotherhood, and promise mutual help to one end. We will rescue each other in difficulty, we will aid each other in danger. We swear to serve the state and save the people. We ask not the same day of birth but we seek to die together. May Heaven, the all-ruling, and Earth, the all-producing, read our hearts, and if we turn aside from righteousness or forget kindness may Heaven and man smite us!”

They rose from their knees. The two others bowed before Yuan-te, as their elder brother and Chang Fei was to be the

youngest of the trio. This solemn ceremony performed, they slew other oxen and made a feast to which they invited the villagers. Three hundred joined them and all feasted and drank deep in the Peach Garden. (Lo, 2002: p. 8)

（三人同意結為兄弟。第二天便準備了祭品，包括一頭黑牛、一匹白馬以及用於祭祀的酒。在燃着香的祭壇下面，三人一同鞠躬便說起誓言：“咱們仨劉備、關羽和張飛，雖然異姓，今天結為兄弟，日後將同心協力，救困扶危，上報國家，下安人民。我們雖未同日生，卻願意同日死。希望天地讀透我們的心，若有一天我們背義忘恩，就請天和人都把我們消滅！”

說完便起身。其他兩人向大哥劉備鞠躬，張飛排名最小。此禮結束後，便把牛宰了，煮成菜分發給前來參加的村民。三百名青年加入了他們的團隊來，大家一同在桃園中大吃大喝。

——筆者自譯）



可以看出 เมื่อตกลงกันฉะนี้แล้ว วันรุ่งขึ้นเตียวหุยก็จัดลัมม้า
ขาวและวัวดำเป็นเครื่องเซ่น สรรพด้วยเมรัยแลรูปเทียนต้องตามพิธี
บูชาเทพยดาฟ้าดินแล้ว 譯自 “All three being of one mind,
next day they prepared the sacrifices, a black ox, a white
horse and wine for libation.” , 而 ให้คนออกไปป่าวร้องเชิญชาย
ฉกรรจ์ตามละแวกนั้นประมาณสามร้อยคน มากินโต๊ะแลเป็นพยานในพิธี
ให้สัตย์ ณ บ้านตน 則重寫自 “This solemn ceremony
performed, they slew other oxen and made a feast to
which they invited the villagers. Three hundred joined
them and all feasted and drank deep in the Peach
Garden.”。至於這段故事的敘事順序，則由說書人譯者根
據自身講故事的風格，把所有訊息竄起來，再加入自己的
評論（譬如 เตียวหุยเป็นคนหน้าใหญ่ใจกว้างอยู่ 以及第三段落
的所有內容），讓平鋪直述的 Who、What、Where、When，
變得更加詳細（如拜神儀式的細節），也多了幾分戲劇性
（如第一個段落增加了飲血的細節，以及最後一個段落對
於桃園三結義的評價等）¹⁰。

除了以泰譯文的形式出現之外，《說書人班三國》對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的引用，還以直接嵌入

¹⁰ 此段落摘自筆者之博士論文——《說書人譯者：論泰國作家雅可重寫之〈三國演義〉和〈金瓶梅〉》，頁 42-43。

英文字句的形式出現在內容中。根據筆者的統計，雅可於《說書人版三國》中引用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英文字句的現象共計 343 處，可分為專有名詞、普通名詞、形容詞、動詞和象聲詞等五類（鄭佩佩，2019: 頁 120）。下面舉例說明：

ขงเบ้งแม่ทัพใหญ่สลบ เพราะเขารู้ว่า
 แขนขวาขาด อาเต๊า เยว่กษัตริย์สิ้นสมประฤติเมื่อ
 รู้ว่าชาวเสียงसानผู้นั้นตาย “He saved my life
 when I was a child.” ท่านช่วยชีวิตข้าพเจ้าไว้
 ตั้งแต่ข้าพเจ้ายังนอนเบาะ ก็สมควรที่อาเต๊าจะคร่ำ
 ครวญเช่นนั้น และดังนั้นเอง นักรบผู้มาจากเสียง
 สานซึ่งไม่มีใครทราบหัวนอนปลายตีน ยามเมื่อ
 เสียชีวิตไปจากโลกนี้ จึงได้รับการแต่งตั้งของเขา
 สมบูรณ์สรรพั้งไปด้วยเกียรติอันเป็นรัฐพิธี

(ยาขอบ, 2553: น. 840)

（聽到趙子龍的噩耗，諸葛亮昏倒了。失去了子龍，諸葛亮就等於斷掉了右臂。聽到趙子龍的噩耗，年輕皇帝阿斗也暈倒了，聲稱：“He saved my life when I was a child.” 我嬰兒時是他救了我一命。阿斗如此悲傷是完全合理的。就這樣，這位家族背



景不明確的常山戰士趙雲，在離開這世界之後，其葬禮卻是光榮而隆重的。

——筆者自譯)

上段內容出自趙雲獨立傳〈常山英雄趙子龍〉(จูล่ง สุภาพบุรุษจากเสียงส่าน)。講述的這段趙子龍於長坂坡救活了劉備兒子阿斗，亦是泰國讀者相當熟悉的片段，因為《三國》的這段故事曾收錄在泰國國文課本中，供中學生閱讀。上述例子中，趙雲過世後，其噩耗一旦傳開，就立刻引起震撼。蜀漢丞相諸葛亮傷心到暈倒，劉備之子劉禪，即阿斗，也悲傷地說出了一句：「朕昔年幼，非子龍則死於亂軍之中矣」（羅貫中，2007，頁 2380）。《說書人版三國》從《三國演義》英譯本引了一句 “He saved my life when I was a child.” 並附上泰文翻譯，為其作品增添了幾分互文性的特色。

伍、結論

目的語文化中的受眾們，在接受一個外來文本，如文學作品時，往往不僅透過唯一一個譯本而已。《三國演義》作為泰國文學殿堂上最具影響力的外來文本之一，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上，當然出現過無數個文本，無論是全譯本、節譯本、重寫本，還是其他類型之改編。在眾多對

《三國演義》進行詮釋和解讀的文本當中，一部深受泰國讀者歡迎的，便是泰國第一代職業作家雅可的重寫本——《說書人版三國》。透過這位說書人作家精彩的文筆，讀者得以較之拉瑪一世時期所產生的《三國》更加輕鬆地吸收其中的細節，使泰國讀者腦海中對《三國演義》的印象更加多元化，從而間接地延長《三國演義》此一中國文學經典在泰國的影響力。

參考文獻：

中文

方夢之（主編）（2004）。**譯學辭典**。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潮汕新字典（1996）。香港：廣泰書局。

鄭佩佩（2019）。**說書人譯者：論泰國作家雅可重寫之《三國演義》和《金瓶梅》**（未出版之博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北。

楊義（1995）。**中國古典白話小說史論**。臺北，幼師。

英文

Dilokwanich, M. (1983). *Sāmkok : a study of a Thai adaptation of a Chinese novel*.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Gentzler, E. (2017). *Translation and Rewriting in the Age of Post-Translational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Lo, K. (2002).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C. H. Brewitt-Taylor, Trans.). Boston : Tuttle.

Nergaard, S. and S. Arduini. (2011). Translation: A New Paradigm. *Translation: A Transdisciplinary Journal*, Inaugural Issue: 8-17.

泰文

กรรณิการ์ ฤทธิเดช. (2522). วิเคราะห์เรื่องสั้นของยาขอบ. (วิทยานิพนธ์ปริญญาโทมหาบัณฑิต).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ศรีนครินทรวิโรฒ, กรุงเทพฯ.

ศีกฤทธิ ปราโมช, ม.ร.ว. (2532). “สามก๊ก” ในทฤษฎีของข้าพเจ้า. *วารสารเอเชียตะวันออกเฉียงใต้ศึกษา* 2 (2), หน้า 5-12.

ช่วย พูลเพิ่ม. (2551). คำนำสำนักพิมพ์. ใน *สามก๊ก ฉบับฉวิภก เล่ม 1*. กรุงเทพฯ: แสงดาว.

ตำราฐานภาพ, สมเด็จพระเจ้าบรมวงศ์เธอ กรมพระยา (2471). *ตำนานหนังสือสามก๊ก*. พระนคร : โรงพิมพ์โสภณพิพรรฒธนากร.

ถาวร สิกขโกศล. (2549). สามก๊ก: จากวรรณคดีเอกของจีนมาเป็นวรรณคดีเอกของไทย. *จีนศึกษา* 1 (1), หน้า 117 – 135.

- ธเนศ อาภรณ์สุวรรณ. (2547). หมอบรัดเลย์กับ American Orientalism ในสยาม. *ศิลปวัฒนธรรม* 25 (9), หน้า 69 – 107.
- ประพิณ มโนมัยวิบูลย์. (2510). *สามก๊ก: การศึกษาเปรียบเทียบ*. วิทยานิพนธ์ปริญญาโทมหาบัณฑิต แผนกวิชาภาษาไทย คณะอักษรศาสตร์ จุฬาลงกรณ์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 กรุงเทพฯ.
- ผ่องพรรณ ลวนานนท์. (2520). ชีวิตประวัติและการประเมินคุณค่าผลงานวรรณกรรมเรื่องสำคัญๆ ของ “ยาขอบ” (โชติ แพร่พันธุ์). วิทยานิพนธ์อักษรศาสตรมหาบัณฑิต แผนกวิชาบรรณารักษศาสตร์ คณะอักษรศาสตร์ จุฬาลงกรณ์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 กรุงเทพฯ.
- พจนานุกรมฉบับราชบัณฑิตยสถาน พ.ศ. 2542. (2546). กรุงเทพฯ : นานมีบุ๊คส์.
- พระคลัง (หน), เจ้าพระยา. (2555). *สามก๊ก ฉบับเจ้าพระยาพระคลัง (หน)*. นนทบุรี : ดอกหญ้า 2000.
- ยศพล ส. ต้นสกุล. (2557). จากวรรณกรรมคลาสสิกสู่หนังสือขายดี: การผลิตสามก๊กให้เป็นสินค้าหลังปี 2540. *วารสารจีนศึกษา* 7 (1), หน้า 15 – 43.
- ยาขอบ. (2552). *สินในหมึก*. กรุงเทพฯ : พรีเมียม.
- ยาขอบ. (2553). *สามก๊กฉบับฉวิภก*. กรุงเทพฯ : ศรีปัญญา.



วินัย สุภใส. (2554). วิวัฒนาการวรรณกรรมจีนในภาษาไทย ตั้งแต่ พ.ศ.2411 – 2475 (ตอนที่ 2). *วารสารจีนศึกษา* 4 (4): 131–176.

สุนันท์ พวงพุ่ม. (2528). *การศึกษาสารของผู้ประพันธ์สามก๊กฉบับต่างๆ ในภาษาไทย*. วิทยานิพนธ์อักษรศาสตรมหาบัณฑิต สาขาวิชาภาษาไทย คณะอักษรศาสตร์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ศิลปากร.

Thailand's Storyteller Writer Jacob and His Rewriting of *Sanguo Yanyi*

Pratuangporn Wiratpooke

Abstract

Of the numerous Chinese literary products in Thailand, the one that is the most influential is, unarguably, Luo Guanzhong's historical novel *Sanguo Yanyi*, an important Ming-era novel that was commissioned by King Rama I to be translated into Thai, entitled *Samkok*. When printing technology was introduced into Thailand by an American missionary in the middle of nineteenth century, *Samkok* started to circulate among general readers, and never ceased to be popular ever since.

There have been numerous works that attempt to retell and rewrite the novel, one of which successfully produced by Thai famous novelist Jacob. Between 1937 and 1952, Jacob successively published individual stories on many *Sanguo Yanyi* characters, as a way to make the complicated stories more accessible to general Thai readers. The series of books was called *Samkok Chabap*



Waniphok (meaning “A Storyteller’s Three Kingdoms”). And its great success started the trend for many to follow Jacob in rewriting *Samkok*.

This article aims to introduce the overall feature of *Samkok Chabap Waniphok*, respectively from four aspects including Jacob’s status as a storyteller, eye-catching story titles, easier-to-focus narrative, dramatization of the stories and citation of *Samkok* and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in the rewriting.

Keywords: *Sanguo Yanyi*, *literary translation*, *Jacob*, *Samkok Chabap Waniphok*